



04219

薛惟文鈔卷九目錄

窮神則善繼其志論

忠諫論

貢舉論

政體論

三宗論

辨和同論

氏族論

明用論

薛惟文鈔卷九目錄



薛帷文鈔卷九

武進 吳龍見

梅士

欽命題 窮神則善繼其志論

士之希聖賢者求端於天地有天地之用有天地之心
能得天地之心以全乎踐形之實者則惟聖人而已易
大傳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又曰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人卽天地之心也盡一己之心以體天地之心
卽善繼乎乾父坤母之志而不啻呼吸通焉非其踐形
而惟肖者乎是故明乎分殊而理一者可與論張子訂
頑之旨西銘有曰窮神則善繼其志按繼志之說昉於

薛帷文鈔卷九 論

一

戴記窮神之說起於易繫此惟聖人爲能事天之理也
今夫乾坤之四德首元貫乎亨利貞之德者乾坤之元
天地之心也聖之四德首仁貫乎禮義智之德者人性
之仁聖人之心也心之謂之志繼則俱繼焉而謂
天地父母有二致乎哉夫子繫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
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德之盛者化無不知卽神無不
窮者也正蒙又云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
名異而實一也一者何曰神也陰陽不測之謂神通神
明之德者斯可以見天地之心則朱子解天地之帥所
謂志以帥氣者渾然在我非聖人其孰能之記曰仁人
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分天親而二之則父母

可以志言而天地不可以志言統天親而一之則宗子
可以言繼志大君可以言善繼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神之能事畢矣夫是之謂能窮
焉耳矣易通言誠幾與神皆統於聖聖者性焉安焉精
明應妙而洞其幽微蓋天地之仁人卽天地之肖子也
孟子曰樂天者保天下又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其
此之謂歟且夫能述事者未有不能繼志者也知化則
天地之用在我窮神則天地之心在我朱子又曰得其
心然後可語其用此窮神知化一以貫之孝子之善繼
志者乃其善述事之原也或疑如此將惟聖人爲能窮
神亦惟聖人爲能繼志而仁孝其絕詣矣臣愚以爲樂
天踐形自屬聖人分內事然大賢以下亦未嘗自謂神
不能窮而無與於繼志之責也中和位育之理豈非窮
達各隨其分以自盡者耶張子故兼言無忝匪懈而博
引舜禹以下凡爲天之孝子者以證其說也

臣聞諫諍之義自古有之其進諫之法人代各殊要其所以致忠則一也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誼屬一體安危共之故必使其臣敢諫而後爲納諫之君亦必致其君受諫而後爲能諫之臣爲臣者積不欺之素伸謇諤之風一切爲宗社生民計而罔恤身家則所以將其忠蓋者豈必拘於成轍哉唐李德裕作忠諫論言臣之忠諫不越辭婉辭許兩端彼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亂者誠不若道行於君使身安而國理者之爲愈也臣願有進焉按周官三百六十屬諫諍一職惟師氏掌以媿詔王保氏掌諫王惡以二官考之皆守衛王宮者也王安

石乃謂周公爲師召公爲保抑何謬也漢武帝置諫大夫於是始有諫官之名周人不以諫名官而人得以諫瞽誦詩諫士傳言諫是也漢置諫官則可言者惟諫臣而已宋葉時所謂始疑周人之不設諫官而終喜諫諍之路廣始喜漢人之設諫官而終咎諫諍之路狹也劉向作正諫論諫有五一正諫二降諫三忠諫四愆諫五諷諫臣以爲諫雖有五然或正或降或愆或諷其趨一也一者何曰忠也盡已之爲忠忠本於性而成於學所謂進思盡忠也夫人臣委贄孰敢輕量其君顧三代以下實有納諫不納諫之異蘇氏洵論諷諫直諫云明主可以諷諫悟而况直諫何傷於道暗君雖危言切論有

所不聽以殺其身而况諷諫何益於事要之誠積於平時而忠激於臨事多方感悟委曲開陳以將順爲匡救則諷諫之益或多於直諫乎至洵所云有龍比之心行蘇張之術則其言已不免於欺而欲人主霽雷霆之威更日月之明也難矣按唐制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卽諫蓋不待命令旣行而後救其失此貞觀之治所以上追成康也安石作諫臣論亦以是爲近古其庶幾乎唐宋以來以忠諫稱者如魏徵之十思十漸姚崇之十事要說李德裕丹扈六箴陸贄之論納諫九弊至程明道所論十事始於朝廷終於鄉里司馬光五規終之以務實而致儆於十遠呂公著所論自畏天愛民至去奢無逸其間納諫一節尤切要焉夫上有納諫之君下有忠諫之臣明良合德蒸爲太和唐虞三代之盛不是過也

選舉之法行之於古而甚詳制科之法行之於今而甚備近世文士徇空名不思實行或者追慕鄉舉里選之公而欲復之不知其流弊正相等也國家欲得士務在知人君相欲知人務在責實知人責實而文學出其中經術出其中德行事業亦出其中唐楊綰條奏貢舉廷議避之而其事竟寢至宋蘇軾復并學校而詳列議狀焉按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物者六德六行六藝是也必黨庠序教之於平日斯興賢興能考之於三年風何古歟漢初之學祇在太常郡國遣士受學詣太常爲博士弟子而其取士也教之以射

策決科始與成周異唐取士法多因隋舊開元間祭酒楊瑒奏其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試大義十策三進士試策五帖大經一其後進士加詩賦雜文明經加帖經或勤帖誦或誇聲韻有司以人充第罕知實學至比文章於鄭衛亦太甚矣廣德間綰初上議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實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申於州刺史試其所通之學送於省省試問經義對古今策取全通者爲上第次爲中第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量加貶黜綰於問經對策體制畧同而其所注意則在仿古鄉舉里選之遺也賈至李栖筠等竝是綰議至兼請廣學校以宏訓誘謂兩京大學暨十道大郡量置學館令博

士兼領郡官召置生徒依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學校旣重選舉益尊可不謂探本之論乎雖然時有可否物有廢興先王因風俗之變而法制隨之亦不失乎其意焉而已宋熙寧間王安石欲取策論罷詩賦又欲舉德行而畧文章蘇氏軾議曰德行在君人者修身以表俗若設科以取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自文章言之詩賦爲無用自政事言之則策論亦爲無用然而莫之廢者以設法取士不過如是也楊億文章華靡實忠清鯁亮之士孫復石介通經學古乃迂濶矯誕之人欲以明詩賦之不必廢而安石卒廢之創用經義自宋迄今未之有改亦以求賢之實正不在

此耳借使薄文藝而先德行則割股廬墓皆孝子也敝車羸馬皆廉士也加以賄賂公行權要請託庸足信乎又使輕經義而重論策論策固未嘗廢也而纂類經史綴緝時務洵易辨乎又使易經義而尙詩賦則連篇悉月露之形累牘盡風雲之狀而六經未嘗開卷三史皆同挂壁矣又復可憑乎然則如之何而可也蓋崇教化敦名節抑浮競厲廉耻自國學始而郡邑學從焉朱子學校貢舉私議本諸程子要在大正其本而革其流弊所議分年治經之法以齊其業而又遴選有德之人以掌其教果一一徃而行之毋爲狗名之舉而有責實之道則經義論策中可覘實學士之有實學者詩賦又何

嘗不習耶要之制科取士數百年來文學經術德行事
業爲名臣者不可勝數貢舉成法無事紛更若夫輔弼
卿尹封疆大吏暨諸路職司良二千石果能延訪有道
蒐採羣材參用司馬光十科取士之法雖薦及韋布亦
非盛世之所禁也

臣聞三代以上道見諸實事三代以下道託之空言有能講求夫立政之體而不以異說雜之者伊何人哉仁義者立政之體也政以致治治必去患患屏而政崇焉聖人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人相與之際必有默爲之鑒焉者矣昔荀悅論政體首舉仁義之說可謂知本其欲屏四患崇五政可謂知要者也夫以四海之太兆民之衆非綱舉而目張則紛紛而莫理故求治而不知其本是無政也行政而不舉其要是無體也本之不明體之不立一切務爲苟且之術以倖邀無事於旦夕其去三代之治不日遠乎悅所稱四患者一曰僞亂俗

薛惟文鈔卷九論

八

二曰私壞法三曰放越軌四曰奢敗制民俗本真也而僞者足以亂之國法本公也而私者足以壞之軌物本嚴也而放者足以越之制度本儉也而奢者足以敗之四者國體攸關誠爲政者之所深患也然欲一一去之是在敦風化之原而非傷肌膚之效也爲之興農桑衣食是賴俯仰有資則生可養也爲之審好惡枉直旣分廉耻自勵則俗可正也爲之宣文教詩書禮樂以治性情則化可章也爲之立武備弓矢斧鉞以備非常則威可秉也爲之明賞罰祿爵酬勲廢誅當罪則法可統也備是五者可以語政體矣苟非仁爲之經義爲之緯則政猶未崇而患猶未屏也欲導利而布之下者可不設

誠於上而致行之歟悅作申鑒五篇曰道之本仁義而已又曰聖王之於仁義申重之而已篤序無疆謂之申鑒蓋仁義之用貫乎五政五政旣崇則四者之患不期去而自去何者探其本而握其要也且夫天人之際捷若影響然三代以下能躬行仁義與樂聞仁義之說者如漢文帝唐太宗暨宋仁宗皆能立綱陳紀親致太平海內和樂幾於刑措豈非天命降鑒申錫無疆之明驗歟抑又聞崔實著政論指切時要而仲長統稱之申公之始見漢武也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按政論所舉固多名言可采若申公之意或有待而言要其所云力行何如者殆微窺夫好名之主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徒事補苴罕識大體也帝王立政果積之以至誠要之以持久斯仁漸義摩禮讓興而頌聲作焉臣何敢以三代以下之治之說進也

自古帝王創業守成撫有兆庶祈年永命于是臣下之進視其君者靡不以昌熾耆艾歸之而卒有應有不應何也好逸與無逸之故也人主欲逸其身則不能勞天下抑知聖人之壽轉以勞天下得之豈以逸一身而得之哉宋蘇氏轍之論三宗也舉中宗高宗祖甲暨周文王以享國之久言之也考殷之三宗首太宗太甲次中宗太戊次高宗武丁劉歆謂苟有功德則宗之百世不祧所以勸帝者之功德也何以舍太宗而舉祖甲曰此據無逸言之也自堯舜禹以降享國久者中宗在位七十五年高宗在位五十九年祖甲在位三十三年與太

宗太甲等蘇氏以無逸所不詳故畧之也蘇氏述西漢文帝景帝昭帝東漢明帝章帝和帝唐太宗謂其與無逸所稱不聞小人之依惟耽樂之從者無大相過他不足論如漢文帝唐太宗可不謂知稼穡之艱難者乎至舉秦始皇漢武帝以下享國雖久或亂或失良非誣也王者臣妾億兆受報收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其足虧損氣體者甚多與山林枯槁之士刻苦自勵者不侔也然誠能立志學道則知愚貴賤何以異焉蓋務寬仁崇節儉不以外誘損其天真立命之基也欲然以自下粹然而寡欲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武王所謂恭則壽孔子所謂仁者壽也且夫學士大夫以及韋布苟有志於學

問經濟者孜孜矻矻至老不倦而不暇及乎其他此以
勞得壽之明徵也帝王之生其得天最先其受氣尤厚
誠能達性命之本知道德之貴兢兢業業一日萬幾則
豈非周公所稱所其無逸者乎轍論三宗而舉傅說告
高宗以終始典學者得其旨矣更卽殷三后及周文王
言之曰嚴恭寅畏曰恭默不言曰徽柔懿恭此敬天之
義也曰治民祇懼曰嘉靖殷邦曰惠鮮鰥寡此勤民之
義也敬天勤民無逸之實也聖人在上以一心勞天下
不以天下奉一人由是天休滋至而申錫於無疆焉豈
惟漢唐諸君直軼三代而上之也已

聞之和同之說有是有非其似是而實非者君子小人
所由辨也辨之者惟以道義爲衡而已道義所在爲經
爲權要之是非不兩立故人情或順而失之或違而得
之或以愛而爲害或以惡而爲美惟一揆之於道義則
邪正誠僞之辨明而君子小人之途以判說在漢劉梁
之論和同也夫和而不同同而不和昉於孔子君子之
所以爲君子小人之所以爲小人不越乎此而其間隱
微疑似之界易淆而莫定者由辨之不早辨也昔晏嬰
嘗與齊景論梁邱矣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濟其
不及以洩其過聲亦如味自一氣三體以至八風九歌

薛帷文鈔卷九論

三

清濁高下長短疾徐以相成也同則如以水濟火誰能
食之又如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乎梁謂以可濟否謂
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誠足與嬰之言相發明矣夫好
惡者情也愛憎者私也曲直者理也進退者權也舉好
惡徇愛憎則情皆爲私同也忘愛憎以用好惡則無私
而得情和也輕進退不顧曲直則權與理違同也憑曲
直以爲進退則理與權合和也君子非不樂爲其同而
矯之以異也惡其悖道而棄義也小人非不慕夫和而
冒之以同也竊道之貌而實與道乖襲義之名而轉爲
義賊也是故忠直有不和之節而無不和之心姦佞有
不同之術而無不同之意也聖王在上道積於厥躬而

行而宜之則爲義於以臨照百官察其氣類別其性情稽之往古驗之當今似同而非同似和而非和者若黑白之不相混若冰炭之不相入則萬物何所遁其情哉雖然豈惟辨之而已理有所必伸則權有所必用周官太宰詔王以八柄馭羣臣爵以馭貴祿以馭富予以馭幸置以馭行生以馭福奪以馭貧廢以馭罪誅以馭過以柄而言是人主之所獨操也堯舜舉十六相而去四凶明乎和同之類而進退之絕無所依違顧慮如後世調停之說者此君子所以道長小人所以道消也明且斷焉一辨兼之矣

國家培養元氣端在忠厚忠厚之道行教化之風美而其要在氏族之辨鄉黨之有氏族猶服飾之有冠冕也冠冕旣正上衣下裳各止其所氏族旣明大夫士庶各安其分由是選舉有經婚姻有別苟非本忠厚之意流爲教化以措天下於治安曷克臻此唐貞觀時撰氏族志後改爲姓系錄至柳芳始爲之論詳而有體可爲考古之助者也竊聞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於春秋左氏傳春秋亦言天子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後世或氏於國氏於謚氏於官氏於爵氏於字氏於居氏於志氏於事粲然備矣司馬遷約世本修史記乃知姓氏所自出

薛惟文鈔卷九論

古

三代以上皆同祖也漢有天下徙右姓實京師七相五公始尙官焉魏立九品置中正定門胄晉宋因之則尙姓也北魏孝文遷洛有甲乙丙丁四姓齊仍之江左以上郡第一爲右姓周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以上品茂材爲右姓南北流弊至是已極有唐氏族之志所由作乎古者定繫世辨昭穆小史掌之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制綦重也自漢以降文弊而尙官官弊而尙姓姓又弊而尙詐至隋乃離地著罷鄉舉競尙榮進不擇伉儷其所由來者漸也芳故曰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考太宗命高士廉等撰志次第甲乙分爲九等凡二百九十三姓不幸遭許李挾后以焚書至目爲勳格美

意不傳良可惜耳夾漈鄭氏謂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失則互糾之此選舉所以有經而婚姻所以有別也唐俗四姓之後加至五姓七姓已屬不經迨五季之衰其書散佚間有存者求其繫之地望而不感質之姓氏而無疑豈可得哉或曰革腴之選流爲浮競閥閱之婚多責財幣是立賢本自無方而擇配不必著姓也然而氏族混淆則何可爲訓乎昔季孫行父稱高陽氏才子八人高辛氏才子八人元愷竝出世濟其美勲華之治治莫隆焉至叔向稱欒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公室卑矣世臣之興廢國運之盛衰也宋元明以降譜牒雖不領於官然縉紳右族修飾進取爲門戶計者如漢之韋平袁楊晉宋之王謝唐之裴韋蕭鄭輩往往而有以視寒賤崛起者何如哉至於秦晉締盟朱陳合好必知所擇矣且冠冕之緒崇則鄉黨之行飭鄉黨之行飭則郡國之望清要之忠厚之化本於朝廷風教之盛傳於閭巷世有君子譜氏族者考真僞別等威論次詳明淵源不爽庶幾古史之遺也

嘗聞參天兩地數皆倚此而起三奇則三三而九三耦則三二而六兩二一三則爲七兩三一二則爲八七九爲奇天數也六八爲耦地數也故取奇於天取耦於地而爲七八九六之數也周公於乾坤六爻特著用九用六所以發二卦之蘊亦卽六十四卦之通例也善言易者求端於二用而聖人之精蘊始出宋儒歐陽修作明用引乾坤二卦用九用六爻詞而詳說其義甚善而似猶有所未盡也修之言曰用九見羣龍無首者謂以九而名爻也乾爻七九九變而七無爲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九也用六利永貞者謂

薛惟文鈔卷九 論

六

以六而名爻也坤爻八六六變而八無爲亦以其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六也此說本陸績而朱子亦謂用九用六歐陽之說得之矣謹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云九六有二義其一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周易以變者占鄭康成注易亦稱以變者占其說詳於柳宗元與劉禹錫書歐陽之論兼本鄭孔其云六十四卦陽爻皆七九陰爻皆六八於乾坤見之則其餘可知不已深切著明乎昔宋儒解先天圖云陽爲陰

之父陰爲陽之母母孕長男而爲復故陽起於復父生長女而爲姤故陰起於姤始復終姤見陰陽往來皆以馴致不截然爲陰爲陽也後天圖意則主乎陽以統陰故自震而坎而艮者以陽終始歲功也自巽而離而兌者以陰佐陽於中也陽居終始而陰在中間乃天地萬物自然之功用聖人妙用實本乎此且夫陽極則變變則通而陰柔之變或失於邪作易者於陽盡變通之道於陰則有所戒此歐陽氏釋經之下復以著陽大陰小崇陽抑陰之義焉是故明乎二用之說陽之乎陰而不亢陰之乎陽而不疑此乾坤所以爲易之門也聖人妙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用則亦乾坤矣夫乾至健也恒易以知險坤至順也恒簡以知阻則不獨於陰知所戒也於陽亦致謹焉聖人之精蘊庶幾近之矣

薛惟文鈔卷十目錄

黃鐘爲萬事根本論

四維論

旣醉備五福論

洪範論

一實萬分論

物不可以苟合論

東林理學氣節差等論

武進 吳龍見 恂士

欽命題 黃鐘爲萬事根本論

臣聞樂之聲定於律律之元定於黃鐘黃鐘之宮聲本天地之正氣以成一代之正律律既正而萬事皆得其統紀焉昔者黃帝命伶倫吹竹於嶰谷截之得十二筩以應鳳鳥之鳴其雌雄各六此律呂所由起也有虞氏同律度量衡於協時月正日之後蓋知萬事待治有本有末攝位之始不暇他及而汲汲於律之是同則務本之道得焉爾夏書云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周官列於考

薛帷文鈔卷十 論

一

工而鈞衡石正權概載在月令又綦詳焉律呂固爲萬事根本黃鐘又爲十一律根本自古及今其說可詳而考也黃鐘之數八十一以爲宮三分損一下生林鐘爲徵林鐘三分益一上生太簇爲商太簇三分損一下生南呂爲羽南呂三分益一上生姑洗爲角姑洗數六十四三分則零一數分之不盡數不行矣此音所以止於五也自黃鐘始而左旋數子位至未位共得八位其餘皆然非所謂隔八相生者耶又按角徵之間有變徵羽宮之間有變宮以濟五音之不及合爲七聲推之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調止於六十而祖孝孫參以變宮變徵爲八十四聲之說非也至於前代考驗之法魏晉以

下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秬黍夫金石代有近遠真贗固難取信若秬黍則時有豐凶地有肥瘠種有小大尖圓之不齊不能得其中而用之將所稱容千二百黍者仍莫可據依况古人先得黃鐘而後度之以黍非律生於黍也而欲以黍定律可乎否也臣謹按漢斛積分之法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惟蔡元定獨得其傳著爲律呂新書宋儒朱子熹善之謂無一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則凡苟勗孟康房庶范鎮之紛紜庶幾有所折衷歟且徑一圍三之說前人約舉成數未詳其實試取方圓之圖參之每徑一尺圍當三尺一寸四分有奇若止於圍三則奇零不盡之數無所歸此蔡邕之

疎似不如祖冲之密率爲優也唐迄五季惟王樸制雅樂先定律準十有三絃皆應黃鐘之聲其餘十一律及黃鐘清聲各以分次較其清濁高下似爲得中而圍徑之說卒未得其率之最密者豈天地之正氣宇宙之元聲有不可得而聞者歟季通又云多截管候氣短長不齊散布密室覆以緹素擇其氣至而灰飛者用之天地之氣古今不二初非秬黍比以天地自然之氣調天地自然之音此卽律歷同原之義求律正音之定法也黃鐘既正十一律皆正以之審度則以九十黍度黃鐘之長而以一黍之廣爲一分自分而寸而尺而丈五度審焉以之嘉量則以千二百黍實黃鐘之龠合龠爲合自

合而升而斗而斛五量嘉焉以之謹權衡則以黃鐘一
倫千二百黍之重爲十二銖倍之得二十四銖爲兩自
兩而筋而鈞而石五權謹焉是凡物之受正於度量衡
者皆其受正於律者也受正於律者皆其受正於黃鐘
者也萬事之根本不亦可曉然於其故歟

聖王在上有馭天下之權有制天下之法而要必有以維繫乎天下之心何則四海之大億兆之衆殊方異俗情僞不齊似散而莫之攝矣然有禮以爲之序有義以爲之制有廉以爲之節有耻以爲之防而萬古之世道人心得以相持於不壞昔管子有云禮義廉耻謂之四維唐柳宗元析其文辨其義而直以爲非管子之言愚請申之蓋物各有理心之節文爲禮事各有宜心之裁制爲義禮義云者起於家庭達於朝廟經紀民物彌綸天地國與天下推之而皆準當必有一以貫之者也維世之功孰大焉宗元之論曰廉不蔽惡今日不苟得耻

薛惟文鈔卷十 論

四

不從枉今日羞爲非此義之小節不得與義抗而爲維夫言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廉以不苟得言則近於禮耻以羞爲非言又近於義是維之有四直可合而爲兩矣愚則謂廉耻二字正禮義之所自出而爲世道人心之大防且辭讓之心廉也羞惡之心耻也孟子方以爲禮義之端而僅以此當義之小節可乎世固有蔑禮棄義而廉耻尙未盡喪者則良心之不終泯也推簞豆不屑之心千駟可弗視萬鍾可無受行而履之禮也制而宜之義也寧非其所自出者乎雖謂四維之張一以貫之可也按通書有云大不幸無耻有耻則可教化民成俗者亦因其勢激發之利導之耳又按漢以六條

察吏總之不離乎廉廉固善能敬正法辨之本也不思廉耻二字實足以維繫乎天下而猥譏其不得與禮義配亦過矣自秦漢以降治亂興衰迭爲消長張則俱張弛則俱弛必無一維二維獨存獨絕之理宗元所云廉耻果存則義猶未絕者其說豈可易哉嘗考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之書駁而不純多後世言富强者所假托至如論四維者則近乎醇而不能無疵者也柳氏論之詳矣愚引而伸之以見禮義所自出則廉耻尤重或亦有係於世道人心也

聖王之御天下也體元建極盛德日新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由是福應備至而頌聲作焉百世之下聞其風思其世服習乎宮壺文章感發乎匹夫塗巷猗歎盛哉何諸福之畢臻歟然人每歎想其福應之休而莫詳其所以致此者則願與論既醉之詩大雅既醉之詩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朱傳云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也文武迭興緝熙執競積累彌長至於成王基命宥密治化隆焉世德昭明民氣和樂所由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而涵詠太平也其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昭

明有融攸好德也說者以爲是詩也實具五福而宋詹山蘇氏軾論其所以致此五福者則以爲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其說誠不易已試卽五福言之五福之中有天有人或乖或合有人情所欲而或可得者富與康寧是也有人情所願而不可必得者壽與考終命是也若夫人情之所必求而可以自治者則惟攸好德而已蓋懿德之好本於性生必復其本然之明有以見天理民彝之極致萬事萬物之當然然後加之以自信而不欺持久而不懈卽是爲聖學卽是爲聖治非然者明不足則誠不至將所謂不欲速與不懈者不幾有毫釐千里之謬歟按洪範劉向傳以福極分

應五事蘇氏洵作論正其五失以爲皇極之建也五事
備五行合庶徵協而五福斂焉此以德獲福自然之理
也周自文武以迄成王敬止敬勝世德作求卜世卜年
綏以多福蓋由王者繼體守文觀光揚烈加以夾輔王
室如周召者誠和萬民斯無不淪肌浹髓鼓舞於太和
之宇焉醉酒飽德以歌太平所謂至誠則無不動也久
道化成何取欲速日乾夕惕靡有懈心成周之昌運百
代之盛軌也讀蘇氏之論而引而伸之俾曉然於五福
之所由備則豈非合乎人者自不乖乎天哉

易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羲皇則河圖作易禹則洛書作範洪範之原與大易同出於天者也夫紹千古之至治者必準千古之大法理五行資乎五事正五事賴乎皇極而儒先相傳或有穿鑿傳會而失其指者宜爲之論次而折其衷焉昔箕子爲武王陳洪範後世孔安國爲之注劉向父子爲之傳孔穎達爲之疏而眉山蘇洵作三論并前後序可詳而考也聞之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天人之合本於皇極之建皇極之建也先之以五事協之於五行由是五紀得其序庶微得其休稽疑得其明三德八政得其宜則會極歸極而

斂時五福矣豈不同條而共貫歟按疇之數諸儒分之幾五十又分之幾百則繁而難行如洵之說百歸之五五十歸之九九歸之三五行也五事也皇極也皇極裁節五事五事得而五行從是三又歸之一也一者在易爲太極在範爲皇極所謂約而易者實不越此劉向傳福極分應五事福有五而極有六未盡者弱遂曲引皇之不極以足之將以皇極匹五事耶不建之咎固非止一極之弱而建極之休又將以何福應之耶至其配合庶徵而增咎以眚增罰以陰則尤舛矣蘇氏作二圖言九疇之於五行可條而入者惟五事庶徵此理之自然也皇極位乎中極建而福備如詩之詠旣醉者近

是不必其條而入之也。至論建六官以主八政而主筮之所以當擇人皆通論也。真氏德秀云祥多而特未必不危異多而戒未必不安指陳事應反多不可知陳傅良所云自向說興而人主無不測之畏者非歟。要之漢儒收亾拾燼發明天人之際影應響答以儆戒萬世之君臣其意非不善然多穿鑿傳會流爲禳祥災異之說此其所蔽也。自蘇氏論出真氏因爲之訓後儒述之其義尤粹蓋分九爲三上爲天象中爲身象下爲民象惟皇極居中而數正五可知天與民事皆本於皇躬矣。朱子云洛書可爲易而河圖亦可爲範八卦九疇之理聖心所自有特因端以發之非一一比擬而合之也。且易首乾元疇重建極此圖書之精意帝王所共由而不可以同異論者誠能乘乾體元敘疇立極備福應於皇躬垂治範於奕禩天意也。禹箕意也。義文周孔意也。

天地之數起於一一者何太極是也自太極生兩儀衍之爲五行以至於氣化形生而物數始有萬焉人知萬之爲分而不知其所由分知萬之爲二五所分而不知其爲一實所分也故言是萬爲一者沿流以溯源而言一實萬分者由本以及末此周子之說所以闡理性而極於命也試申之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統陰陽而爲之一分陰陽而各一其一是也者爲對待爲流行而其對待者卽其流行者也古之聖人仰觀俯察惟此太極之理之蟠乎天極乎地而已可分而爲二爲五卽可分而爲萬也豈誣也哉且夫分之云者非析此以

與彼也論天命之各具彼非不足此非有餘必待析此以與彼則給之且不勝給也月落萬川不從可證乎又分之云者非有待而然也有太極而陰陽五行形氣人物卽徧滿於兩間焉爾蓋一以涵萬所謂統體一太極一以分萬所謂各具一太極由萬可以悟一鳶飛魚躍是也卽一可以推萬動靜相生是也而要皆本於真實无妄以爲立命之原焉故五殊本於二實實者二氣之實也二實又本於一實實者一理之實也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猶粒粟生苗吐華結實萬之又萬而還復於一者也夫子一貫之義曾子以忠恕釋之殆取其在人而易曉者明之歟推而言之張子西銘之旨理

一分殊而正蒙所云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是造化之一也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是在人之一而萬事由此而分也邵子觀物篇云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豈非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者乎又皇極衍元會運世起於歲月日辰其數積而至於不可勝紀是卽一動一靜之間分而爲萬之明徵也萬物之中聲色氣味經世欲以數窮之而色不可圖氣味不可寫乃取聲音統攝其變以日月星辰分平上去入爲正聲以水火土石辨開發收閉爲正音於是天地之數相因而成互去其體數則聲有位而調不出者音有位而切不出者所謂極之無聲無音而萬物之變始備也先天之學有不生於動靜之間者哉總之一也者立乎萬之上而爲之宰又體乎萬之中而爲之質至命者見萬無非一也知命者卽一以貫萬也一者何太極是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妙萬物而不測者亦起於一實而已矣故曰誠者聖人之本

物不可以苟合論

吳龍見

昔者聖王繼體守文臨御兆庶思爲久安長治計必察人情之離合而詳爲之制焉蓋物相遇而後聚不患其不合也患其欲合而轉離似合而實離又或始合而終離故因人情而節之文之綢繆委曲以爲之表飾者所以經緯萬端而豈一切苟且之術倖邀天下於無事哉易序卦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宋蘇氏軾爲之論其詳矣今夫乾父坤母茲身藐焉中處民同胞物同與而其最切最大者莫如五倫五倫之中有天合有人合天合者恩勝人合者義勝天合而恩勝者父子兄弟是也人合而義勝者君臣夫婦朋友是也父子合矣制爲朝夕定省之節異席異膳之尊兄弟合矣制爲族居合食之儀齒讓肩隨之誼君臣合矣制爲朝覲位著之文車服采章之物至於夫婦之合先之以納采請期而繼之以親迎廟見朋友之合勸之以講學勵行而戒之以植黨徇私凡以杜其相陵相褻之端而不失乎共維共繫之意此各有其經非苟而已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苟可以爲而止借使恩與義不相浹義與恩不相持則倫紀之間亦猶未免乎苟且之術知用恩而義不足恐其欲合而轉離也知用義而恩不周恐其似合而實離也初結之以恩而義輕繼抑之以義而恩薄恐其始合而終離也是故以恩勝者非不用義也父子兄弟之間有

時以義裁之而不勝其恩者所以全乎天焉以義勝者非不用恩也君臣夫婦朋友之間有時以恩聯之而不勝其義者所以盡乎人焉天全而人盡是以可合而不可離也久安長治之計實不越此劉向日禮以養人爲本曾鞏曰禮之本在養人之性而其用在視聽言動之間善養之而善合之明乎其不可或苟而制以安之也且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自三代以下法制度數久不能無弊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要之思明義美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夫經禮曲禮本經具存義疏畧備通解尤詳酌古準今明述之功侔於聖作所謂受之以責也若乃叔孫通所制曹褒所定暨開元禮太常因革禮明初集禮諸編大都觀時變緣人情以爲之節文尙猶可採擇而不致貽譏於苟且歟

謹按東林列傳始於宋盛於明其間以理學著者什一以氣節著者什九道之南也自龜山始也明世士大夫多以新會之自然姚江之良知爲第一義幾欲閩宋儒之統矣邵二泉顧涇陽高景逸倡復書院講學東林獨本主敬格致之說紹述程朱衰然東林之冠也爾時海內樹赤幟者爲鄒南臯趙夢白馮少墟錢啓新輩彬彬稱盛焉其後劉念臺黃石齋繼起凡十餘人爲東林理學東林旣以理學名天下天下爭趨之有友事者有師事者有聞風而起者邪正之不相容何啻黑白之不相混而水火之不相入也於是激而爲氣節者若干人皆

東林君子世所目爲黨人者也或謂南宋道學空譚無用有明實踵其弊是殆不然卽如龜山先生策燕雲之師則云宜退守汴京金人內寇則云宜堅壁清野潛遣援兵追襲至於三鎮不可棄和議不可從此正深於兵家者之言講學之實用也嚮使明季親君子遠小人斥刑餘培士氣捐發帑加惠元元使民不從賊而賊可殲賊殲而後全力以備九邊天下事未可知也孰謂講學之不可致治安哉按東林擊璫千古稱快者楊忠烈二十四罪疏一擊不中左魏諸公相繼屠戮嗚呼士君子急國家之難奮不顧身刀鋸鼎鑊甘之如飴可也然而重有惜焉者何哉蓋擊姦於羽翼旣成之日與去姦

於機緘方露之時難易懸絕不待智者而可知方羣公之受顧命迎嗣皇也內侍李進忠等攔乾清門不聽入當是時內有司禮王安外有宰相劉一燝韓爌移宮之日大聲疾呼數進忠之罪而誅之此一機也卽失此會而當內侍盜秘藏時下所司勘擬殲厥渠魁又一機也未幾而王安見殺一燝爌以人言相繼去內有容氏外有顧秉謙魏廣微等羽翼成矣乃區區欲求援於孤立之葉臺山譬之以肉投餒虎耳繆西溪謂擊內者在呼吸間一不中而國家隨之誠達於時勢者也於是挺擊紅丸移宮三案之獄成而熊經畧莫須有之賊坐貂璫緹校赫奕四出罔圍憤盈孤卿駢首而九千歲之禍滿天下矣迨乎思宗卽位元惡誅逆案定東林碩果稍稍柄用而斲喪已極天意殆不可回此忠臣烈士所爲歎息而痛悼者也崇正初政儉人之斥未盡中官之柄復撓闖賊之蔓日滋邊方之勢日蹙莊烈帝又性多猜忌法尙慘急一二老成練達之輔臣先後引去而佞諛傾險如烏程宜興者攘首揆而據之宜其敗也東江旣斬我

師下大安口直指山海而秦督孫傳庭兵潰潼關賊遂闖入三輔國事不可爲矣嗚呼此果東林爲之抑攻東林者爲之耶倪文貞有言東林天下才藪也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則不可愚竊韙之蓋附東林者間

有小人而讐東林者必非君子莊烈帝崩自輔臣賀文忠逢聖范文貞景文而下凡若干人捐軀殉難大節不辱皆曩時所目爲東林黨人誅斥而未盡者也東林之後流爲復社理學氣節未必無人乃馬阮大姦必欲一舉而盡殲之豈宋儒之盛已極而明儒不可復振歟抑歷數自有歸歟將天旣絕明不欲再延於南渡也議者欲以理學氣節差等東林此非愚之所能及蓋理學不明斯氣節不立假使涇陽景逸南臯夢白諸君子值鼎革有不從容就義如念臺石齋者乎若夫捐軀殉難大節不辱之臣雖未盡會講東林謂之眞理學可也又按外史氏所列止據點將錄及黨人榜十得五六其他前鋒後勁二榜天鑒同志雜稗雷平蠅蚋蝗蝻并續錄僅得十之一世有君子輯而論列之得以覽焉

蔣帷文鈔卷
十一目錄

乾隆元年丙辰科

殿試對策

乾隆九年九月

起居注館試對策

擬畿輔水利策

擬錢法策

擬備荒策

蔣帷文鈔卷二目錄

臣吳龍見對

臣聞帝王之繼天出治而致萬年有道之長也將與覆載同其悠久日月竝其升恒四時合其順序而要其所以致治者有本焉所以敷治者有要焉本者何堯舜相傳之中道是也要者何董仲舒所謂設誠於內而致行之者是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誠者聖人之本聖人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其道以

薛帷文鈔卷十一 策

一

中爲衡顧中無定體誠有實心以實心行實政則無過不及無適而非中矣是故誠以勤措施雖明良相遇一德交孚猶時存咨儆之忱也誠以茂風俗雖海內又安清和咸理猶時存敦厚之情也誠以端士習雖選造有等髦俊蔚興猶不怠鼓舞之術也誠以厚民生雖勸課農桑家給人足猶不怠富教之施也惟一人憂勤惕厲於上運之以不息斯羣臣翼爲明聽於下矢之以不欺執中之傳不爲空言用中之道見於實事所謂一以貫之者也

欽惟

皇帝陛下

聰明天縱

仁孝性成

巖對越之思祇事在日明日旦
昭繼述之善紹庭惟丕顯丕承

從欲而孚頌文武聖神徧航海梯山之國

垂衣而治衍危微精一開日華雲爛之章

培士氣而樂育萬方明四目達四聰馮翼孝德襄贊
多才喜翽鳳翔鸞濟濟乎竝登闈苑

念民依而痼瘼一體任九職蠲九賦耒耜農桑安恬
有慶被和風甘雨熙熙然共樂春臺固已覆冒八
紘甘露與醴泉均洽節宣五緯太和偕玉燭常調

薛惟文鈔卷三 策

二

聞至德而皆徠臣被潤澤而大豐美乃

聖不自聖彌切於疇咨而安益求安愈勤於博訪爰進
臣等於

廷而策之以措施得宜風俗歸厚士習醇良民生克
裕之道以臣愚陋何足以知此然對揚伊始恭承

清問敢不竭芻蕘之一得以爲拜獻之先資乎伏讀

制策有曰中無定體隨時而用因事而施宜用仁則仁

卽中宜用義則義卽中此誠大智用中之權衡也

夫中之執也起於精一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

雜也一則守夫人心之正而不離也仁主於慈愛

而慈愛之中有斷制卽爲仁中之義義主於嚴毅

而嚴毅之中有曲成卽爲義中之仁寬嚴之得中仁義之極至也詩云不競不綵書亦云無偏無黨者其此之謂歟且以對待言之則義自可配夫仁以統攝言之則仁實可兼夫義

皇上臨御以來以至仁之心覆育天下天下皆仰如天之福好生之心而莫窺夫建中之立極者何也蓋中之爲用惟其時而已遇綱紀漸弛之朝當以精嚴勵其志用義而不離乎中者也值制度過覈之日當以和平養其氣用仁而不離乎中者也惟上有寬厚慈惠之君下有精明強固之臣剛柔相濟恩威竝行而一歸之於至仁豈非聖人之時中歟

制策有曰政治行於上風俗成於下欲令四海咸歸淳厚此誠挽回世道之盛心也粵稽唐虞之世人心愿樸俗尙敦龐固風會之極隆然必上有允恭溫恭之德斯下有時雍風動之休則豈非民風之係於主極者大歟夏后殷周三代之盛王也其尙忠尙質尙文之不同者或因其失而力矯之或因其趨而利導之其始也蓋皆未離乎中而後乃流爲過與不及也夫淳典庸禮命德討罪四者廢一雖堯舜無以治天下則又非徒恃乎德化而禮樂刑政本天以治人者與有助焉矣且夫移風易俗非一朝夕之故也

國家累洽重熙化成久道民生斯世革薄從忠

皇上親親尊賢念勲錄舊所以維持風教者至詳且重將見漸仁摩義久且浹髓而淪肌矣臣以爲淳厚之風由宮庭達之朝宁由畿甸達之郡邑由州黨達之里閭則自公卿牧守以下暨鄉國之縉紳膠庠之譽髦均宜仰體此意敦睦親族化導齊民分其任而責其成仁讓之庠庶乎可復也

制策有曰士敦實學明體達用以勸相我國家何以教之於平素識拔於臨時此誠振興儒術之至意也古者國子之教詳矣舜命夔典樂教胄子猶周官樂德之教也詩歌聲律克諧之倫猶周官樂舞樂

語之教也至於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導之以六德六行造之以四術四教而又有按年考校之法移郊移遂之條所以陶冶人材而歸於明體達用者如此其詳也今世士所習者詞章之學而未必適於用所務者無實之名而未必植其根豈習尚之易溺歟抑司教者之未盡其術而所取非其實也

皇上雅意作人開科廣額舉鴻詞科所以敦崇實學者至矣夫士氣之轉移視乎師儒之董率郡邑之趨向視乎首善之激揚誠使大司成以下能仿安定經義治事之制或立考亭分年治經之科以造就

多士仍下其法於直省遵而行之涵育於仁風薰陶於德化未有不終收勸相之績者也

制策有曰民爲邦本愛之思所以養之養之思所以足之此誠軫念黎庶之深仁也周禮宰夫九職任民一曰三農司徒十二職之頒一曰稼穡其重農養民之意可知矣小司徒之井牧立田制也遂人之溝洫興水利也田不耕者出屋粟懼其逐末也民無職者出夫布慮其惰游也農者民之大命食者民之天也旣思所以厚其生必思所以利其用旣思所以興其利又思所以除其害則休養生息於無窮矣夫守令親民之官有父母斯民之責必其旦夕以民依爲念休戚與百姓相關而後衣食足而後禮義興若夫推廣

皇仁加惠元元仍在封疆大吏隨時通變因地制宜務從其便而去其擾將見倉廩實而禮節可知農相勉而爲士土物愛而孝養自致士相慶而入官所謂足民爲教化之本者使比戶可封以臻唐虞三代之治意在斯乎是數者事有相因理無二致治體和平則風俗茂美文教修舉則民物阜安要惟我

皇上以至誠無息之心爲允執厥中之學天德王道本無兩幾由是不貳之守著於班聯而不欺之風孚

於草野賡歌颺拜皆至性也沐浴詠歌皆至情也
耕食鑿飲壤擊衢謠我

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基於此矣臣草茆新進罔識忌
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薜帷文鈔卷上 策

六

問生民之休戚視乎吏治虞廷三載考績周官六計弊吏
考課之法浸以詳備漢刺史以六條按郡國唐以四善
二十七最考賢能宋以七事考轉運提舉以九事考縣
令其科條之繁簡得人之優劣可詳指歟循吏以兩漢
爲盛如黃霸朱邑任延劉矩等其及民惠政果何如也
朕夙夜孜孜勤求治理諭直省督撫大吏轉飭所屬牧
令實心撫字化導務視民事如家事不啻至再至三矣
而風俗未盡醇厚果何道而使吏舉其職民安其教歟
古者官多世守爲其民相習也故恟悞無華歲計有餘
之員尤宜使之久於其任與民休息則漢世賜金增秩
之例或可仿而行歟今之大計卽虞廷三載考績遺意
而牧令賢否又聽督撫察實劾舉顧猶有未盡整飭之
官方其故安在其條晰敷陳毋有所隱

乾隆九年九月初八日

臣聞自古帝王撫有兆庶兢兢焉一日萬幾時以
民生之樂利爲念民生之樂利視乎吏治之循良
則考課之法不可不急講也我

皇上敬天勤民勵精圖治自臨御以來海內乂安民氣
和樂時飭督撫大吏正己率屬務期與民休息誠
千載一時也乃猶恐官方未飭歷舉漢唐以下考
課之成法下詢臣敢不據所見而敬陳之按虞廷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周官六計一曰廉善二
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六者所以弊吏而皆以廉爲本漢刺史察二千石

以六條按之猶六計也但六計有拔擢無按劾則
寬嚴之相去遠矣唐考課法四善曰德義有聞曰
清謹名著曰公平可稱曰恪勤匪懈又自獻可替
否拾遺補闕爲近侍之最至邊境清肅城隍修理
爲鎮防之最共二十有七以善與最相爲乘除分
九等宋初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閒劇爲月限
考滿卽遷後則加以磨勘大臣論薦者又考覈引
對至考轉運提舉七事首勸農桑縣令九事首斷
獄平允考法愈繁而得人愈未見其優此數循良
者必以兩漢爲稱首也兩漢循吏可紀者甚多而
班固所列自文翁至召信臣六人范蔚宗所列自

衛颯至童恢十二人良由文帝寬仁景帝恭儉武帝雄才大畧宣帝綜覈名實光武投戈講藝明章二帝皆能慎選良吏與民休息所以霸邑延矩等惠政及民治行常稱天下第一入爲公卿能使所居民富所去民思也古者官多世守與民相習後世郡縣之職不久卽遷迎新送故公私耗費此撫字所以未見實心而風俗所以未醇厚也設果有視民事如家事者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何妨使之久任如漢寇恂之可借一年明况鍾之可陞三品乎則漢唐之賜勅褒嘉或賚金增秩之制未嘗不可彷彿今日也按唐之四善二十七最其失在不

屬郡縣而悉屬考功部宋之七事九事其失在不預宰相而直付考課院今直省牧令三年大計法至嚴密又其賢否聽督撫隨時舉劾部院察核上請以行黜陟官方飭矣臣愚謂封疆大吏更宜仰體

聖天子與民休息之意守令實心撫字者不妨假以事權薦達之後母遽令去職其或悃愾無華而民情稱便者雖有過悞宜寬貸之要使守令與民相習休養教化人心風俗馴致敦龐則虞周吏治復見於今駕兩漢而上之矣

擬畿輔水利策

吳龍見

臣聞聖人治天下不言所利也除其害而已害去而利自生則水土之平不可不亟講也禹貢一篇紀夏后行水之功司馬遷因之爲河渠書班固繼之志溝洫列代疏排之績著焉况當畿輔重地爲百川之所輻輳萬壑之所朝宗者哉我

皇上勵精圖治宵旰不遑直省偶有水旱偏災不惜數千萬帑金賑救民命近又

特允臺臣之請欲治畿輔水道此以已饑已溺之實心爲除害興利之實政誠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猶兢兢以是下詢非愚臣之所能及也雖然敢不畧陳諸水之源流分合暨近代濬治之大概以備

採擇歟按直隸負崇山襟滄海諸水發源多自山西繞畿甸而下豫東兩省之水皆匯而入海此形勢之極勝也其自北來繞京東南而入直沽合衛河者曰白河其自西南合漳河來至三岔口與白河會入海者曰衛河其自西南合冶河經寧晉泊會子牙河入海者曰滹沱河其自西發源太原天池伏流至馬邑龍池湧出穿西山入宛平界者曰永定河東南行分爲二一東流由通州高麗莊入白河一南流出霸州合易水至天津丁字沽入漕河原

名無定河卽古桑乾水也滏陽河出磁州清河會同河中亭河俱在霸州若東安之鳳河良鄉之牝牛香河之窩頭寶坻之鮑邱則其支流別派也正定順德廣平之間有南泊北泊順天保定河間之屬又有西淀東淀胥納衆流而節宣之西淀之水一河三汊匯於東淀南泊之水注於北泊北泊之水出滏陽合滹沱亦由子牙河歸於東淀則東淀一區所蓄直隸全局之水遊衍蕩漾有以緩其奔突之勢然後淀河會流安瀾弭節而去當局者必不使濁流闕淤梗噎於其間斯上流之汎濫者有所歸焉至於京東諸水不於天津歸海故別自爲

一局其經流之大者莫如灤河餘經修濬者若薊運若還鄉若塌河淀若七里海皆有關於民生利病者也臣不敢遠引姑舉元明以來大畧一一陳之元內立都水監外設河渠司決通惠河以濟漕運導渾河疏灤水濬冶河障滹沱當時言水利者太史郭守敬爲之首又虞集論京東瀕海數千里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可用浙人法作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分授以地可寬東南河運其事終寢明嘉靖間御史周用疏言治河墾田事相表裏欲修溝洫之政各因水勢地勢之宜縱橫曲直隨其所向自高而下自近而遠委之海而已合先

通流畫爲大渠次因頃畝畫爲中渠爲小渠而計其功程夫役爲三年規萬歷中御史徐貞明疏言西北之地水利可興與之有十三利最詳且盡亦未舉行

本朝定鼎燕京河道源委動關生民利病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載地平天成於畿甸川瀆隄防巡行指授節宣備至圖萬世之安

世宗憲皇帝頒帑金興水利怡賢親王董其事雍正年間設水利營田府統京東京西京南天津四局修濬兼施營成水田六千頃有奇八年以後司局者無所承稟有司各以私意爲舉廢於是前大學士朱

軾等請遣大臣稽覈之事詳畿輔河渠志及水利營田別志中臣近聞御史柴潮生請因賑恤發帑興修水利除運道所關及滹沱正流勿輕動外其餘河渠淀泊凡有故蹟可尋者皆重加修濬又於河渠淀泊之旁各開小河小河之旁各開大溝節次建立水門遞相貫注旱則引水入溝以溉田潦則放閘歸河以洩水中間援引漢張堪開狐奴稻田北齊裴延儻修古督亢陂宋何承矩於雄鄭等州修堰漑田明汪應蛟治天津十字圍水田故事以明水利可興

命大臣會商直隸督臣相度經始次第舉行臣嘗考畿輔水土旱則赤地千里潦則諸河建瓴而下奔騰衝激挾沙帶泥壞民田廬又忽決忽淤遷徙靡常永定滹沱爲尤甚倘執古人陳迹欲一一施之於今恐時移勢異未必其果有濟也臣愚以爲道達溝瀆繕治隄防謹蓄洩之宜慎節宣之用俾不時暴漲毋致束手無措

國家自有常經惟

勅下督臣委任監司守令而責成之有備無患似可毋事紛更至於治水治田大工一開多則十年少亦五六年始可告竣恐工費浩繁發帑無算民力罷敝轉徙必多尤恐總攝分任不得其人或經畫不善未免爲苟且塗飾之計卽如四局之設開田至五六十頃之多而漸歸於廢棄非力不足勢不可也倘今日復開營田度無以加於疇昔何必因一時賑恤啟此歲月不可旣之端哉且聖人之制天下除其害而已水害旣除則地利自溥

聖天子不妨弛以予民任有力之民自爲之但嚴爲之制禁其并兼平其爭奪使利均於民而國家之不言利者未嘗不坐收其利焉畿輔以富川原以寧庶幾久安長治之一策也

擬錢法策

吳龍見

臣聞古者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
今之錢卽古之下幣也自九府圜法而錢制始行
漢唐以降輕重不齊公私交困善爲國者視物之
貴賤以爲錢制之輕重惟在稽之古法而折其中
揆之物情而得其當俾貴賤重輕之權一制之自
上便於民而不爲之擾焉斯已矣我

國家定鼎以來錢法之盛超出千古

皇上聖明天縱酌古準今固已盡美盡善而猶諄諄下
詢臣敢不據所見而直陳之按漢武帝始鑄五銖
錢輕重適均若高后之八銖蜀漢之直百吳之當

薛惟文鈔卷上

策

五

千皆失之太重高帝之榆莢文帝之四銖魏之風
飄鴛眼宋之緹環苻葉皆失之太輕唐武德四年
改綫環錢鑄開通元寶錢與漢五銖相表裏此最
爲得中者也宋置鼓鑄之地於諸路銷錢爲器者
有罪王安石一弛其禁而國用日耗至以楮代錢
則真宗時蜀有交子高宗時東南有會子金元承
之爲寶鈔而明因之流弊已極盛世之所必絕也
自古錢法非重卽輕輕則盜鑄重則銷毀南齊孔
顛曰錢幣之善由不惜銅不愛工方今制錢精好
但近年銅價昂錢價亦昂則盜鑄者無之而銷毀
者間有之也議者欲嚴立銅禁此本漢賈誼七福

唐劉秩四美之說其意非不善也臣伏見雍正年間嘗以銅貴之故禁用黃銅愿民畏法雖零星器物一概交官乃吏胥因緣爲姦而隱匿者亦不少於是工匠隱屏鑄作舖戶私相售賣而黃銅之價倍增自乾隆元年

特恩開禁民間歡呼稱便而既增之銅價至今未平臣考近年戶工二部鑄出錢文輪郭周正比康熙雍正錢文不殊而鑄銖或爽萬一姦民有盜銷之弊必較分量之重輕與鉛銅之多寡而後抵死觸禁以圖厚利此康熙并雍正錢文所以日見稀少也現今乾隆錢文大率重一錢二三分視漢之五銖

微有不及與唐之開通元寶畧相似所謂稽之古法而得其中揆之物情而得其當者也又其法銅鉛各半銷毀無利姦民間有剪鑿及私攬鉛錢行使者有司禁之自止至官私銅器由來已久勢不能盡禁臣竊謂漢唐收銅之議不可復施於今日也且禁黃銅不及紅白銅固恐售欺若并紅白銅而禁之又恐滋擾何者銅器小物最易陷刑有司奉行不善皆可坐罪其在京在外業銅之工拮据餬口無慮數十萬人一旦勒令改業彼或隱屏鑄作與無知售買者竝犯科條又不可勝誅矣臣前備員戶曹知滇銅洋銅採辦有程近聞粵省開礦

銅自興旺在京寶源寶泉二局暨十五省開鑪處
所源流灌注錢文日多物之貴賤與錢之輕重大
畧相準其權不且一制於上乎昔禁銅而銅價益
增今弛禁而銅價自減
聖天子惠養黎元興利除弊事事便民而不稍爲之擾
此萬世不易之道也

薛帷文鈔卷二 策

五

此萬世不易之道也

聖天子惠養黎元興利除弊事事便民而不稍爲之擾
此萬世不易之道也

此萬世不易之道也

聖天子惠養黎元興利除弊事事便民而不稍爲之擾

此萬世不易之道也

聖天子惠養黎元興利除弊事事便民而不稍爲之擾

擬備荒策

吳龍見

臣聞自古帝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必邀天之福屢賜豐年也年有盈歉之不齊能先事而爲之備耳夫金穰火旱水毀木饑天之行也海內至廣不幸有方數千里之蕃國何以相恤卒然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將何以給之則備荒之策不可不講也周官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自散利始而以除盜賊終散利貸種食也薄徵輕稅賦也緩刑寬刑罰也弛力免絲役也舍禁山澤無禁也去幾關市無幾也肯禮殺吉禮也殺哀節凶禮也蕃樂徹樂而弛縣也多昏殺禮而多婚也索鬼神爲凶年禱

也除盜賊使良民安也古者二十七年耕必有九年之食預有其備以爲散利之地故堯湯水旱民無菜色也周倉人掌粟入之藏遺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非皆先爲之備者乎後世常平義倉之法可以爲散利之助然或名存實廢上無以散其利下無以聚其民則有去而爲盜賊者矣以除盜賊居其未蓋亦甚不得已也漢唐以來或論積貯或論貴粟其說至宋蘇曾諸家而尤爲曲折詳盡也夫言救荒者不過勸輸平糶以工代賑三策謹按蘇軾有云勸誘之利未及貧民誅求之禍先及上戶則勸輸之未可行也又云散募饑貧不堪

工役烏獸聚散得錢便走則以工代賑之未可盡行也又按論浙西菑傷書云得米者皆叩頭誦佛云官家將十八萬石米於烏鳶狐狸口中奪出數十萬人此非糶常平之明效大驗乎要其所云先事處置者古今之通義也曾鞏救災議欲舉兩月之賑一旦予民未爲無見而邱濬又疑其難償至其記越州趙忭救菑事盡善盡美此司牧之臣所當奉爲成式者也登饑民之籍散公私之儲受粟異其日給粟分其地私粟毋閉糶官粟皆平糶吏不在職廩使任事飢民完城計備倍給棄男女者收而養之疾疫者醫藥之不幸而死者殮之瘞之

是也若夫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者尤得其要領焉朱子云救荒之術在備之未荒之前若至已荒更有何策至哉言乎我皇上敬天勤民痼瘼一體直省偶有偏菑日夜憂勞不惜數千萬帑庾及時賑救稽之史策亘古未聞軼不云乎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則在今日司民牧者倘有惻怛忠愛之心有酌古準今之法當何如未雨綢繆爲民請命也



